





國朝文纂卷第二十四

大梁 張士淪

書一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一首

高啓擬劉封答孟達書一首

方孝孺上胡先生書一首

再上胡先生書一首

楊守陳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一首

楊一清與李東陽閣老書一首



黃雲與劉尚書殘書一首

李夢陽再與何氏書一首

谷王監察論史書一首

何景明與空同先生論詩書一首

書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不倦至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人善論詩者其有出

於尺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凄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歿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



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是厥後至言衰微至太康  
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  
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  
陶元亮大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  
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逸韻殆猶太羹  
充錮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  
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  
純延之則述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  
騁駁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

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末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  
文拘於聲音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  
倣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  
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  
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  
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  
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  
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盡昇之王子安務欲凌  
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躡



駕江薛固無不可者柰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

辭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逵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卽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挾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幻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



國朝文集卷之二十四  
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  
以矯艷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  
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尚竒孟東野陰祖沈  
謝而流於蹇澁盧同劉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恠  
詭至於李長古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  
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  
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未  
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  
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龔晚唐五季之弊天

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揚大年數人亦  
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  
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  
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  
介乎其間梅之單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  
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  
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  
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  
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



已意相高而衆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  
或波瀾富而句律踈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  
不出於二家觀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  
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  
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  
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揚廷秀之深刻范至能  
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  
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夫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  
二氏氣局荒頽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

觀之詩之格律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  
皆不相師可乎第所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  
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  
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  
也然惟深於此興者乃能察知爾雖然爲詩當  
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  
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可謂之詩哉何者詩乃  
吟詠情性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出於吾之一  
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



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後自成一家言又豈  
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可爲初學道  
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閱視  
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  
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  
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冲和純  
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濶非能詩者因足  
下之言姑誦所聞惟足下裁擇焉

○擬劉封答孟達書

高啓

封白子度足下書教僕月貳開陳利害甚悉且  
讀且思竊有未諭蓋聞利害者賊義之端也人  
惟喻利而不喻義故有君臣父子之相叛君臣  
父子之相叛臣子所不忍言而足下之書何以  
至僕側邪便焚書止使以告絕於足下然恐足  
下不知主上所以待僕之意而僕所以報主上  
之心并書中有可復者故勉述簡牘足下其聽  
之昔竇嬰與灌夫懷交友之私實同田蚡之禍  
韓信於高祖感推食之意卒拒蒯徹之說此前



與之美談而足下所共聞也今僕於主上體同  
血胤名附宗籍至親厚恩固非交友之私也出  
則揔戎入則居守尊位重祿固非推食之意也  
足下視主上所以待僕者如此則僕所以報主  
上者其可異於二子乎且父與君有其一皆當  
致死僕一身而二責萃焉其致死也亦無疑矣  
而足下乃以商種白起孝已伯奇爲僕之戒是  
何言之過也夫爲人臣者患忠之不至而不患  
君之不知爲人子者患孝之不純而不患親之

不察使不幸而爲商種白起孝已伯奇則亦將  
瞑目長逝而無愧矣復何求哉若所謂申生重  
耳之說又不然晉獻公無道故有是事今主上  
聖明內無嬖幸之人外無讒慝之士嫡庶有別  
慈愛不移何可妄相引諭以爲誑惑之道邪末  
後責僕以三事是益見足下之不忠矣僕請有  
辭焉夫古人有以義爲父子者何謂非禮知守  
節而不變何謂非智見僭僞而不從何謂非義  
僕之自處亦云得矣若從足下之計而求以爲



禮爲智爲義是猶惡寒而去裘畏熱而附火不  
愈甚矣今太子已正位東宮僕當長守藩國爲  
王室屏翰若以不肖不得順於君父則將素服  
請闕藉藁待罪安能棄親事讐竄身異國生爲  
棄人死爲繆鬼足下所謂大丈夫恐不如是也  
况剖符之封僕所自有廼欲使之舍安而就危  
夫順而從逆僕非病狂何利而爲此古人之行  
一不義而得天下者亦有所不爲况尺寸之土  
哉僕此心皎然天地神明實共臨鑒足下安能

移之若以僕爲愚或可以言誘曷異以告趨走  
之人曰而叛而告語孩提之童曰而背而親莫  
不唾而去之矣僕雖至愚然於君臣父子之義  
亦嘗聞之矣何至不如趨走之人孩提之童哉  
於戲初漢之陵夷也董卓首亂二袁効尤海內  
無所底定主上奮起欲與曹操戮力匡濟以救  
元元而操亦懷圖中路構隙故主上一破之於  
烏林再走之於南鄭而天方佑奸得死衽席今  
其子丕不思蓋前人之愆乃敢陰造符命自製



禪文遷易重鼎盜攘神器有志之士咸耻立於  
其朝僕嘗渡從足下周旋行間竊觀足下亦有  
志者故將共圖於中原報奇遇於吾主而天奪  
足下之魄使自棄於忠義之林北面偽庭爲天  
下笑既不知愧乃復爲人作衛律耶今主上憫  
宗社之顛覆復恐七廟祀壞萬姓失戴故資荆  
益之饒據岷峨之險正尊號以繼大統方將出  
關隴定三輔仗義而東以收復故物足下若能  
慕隨會之明陋李陵之暗使不遠而復則富貴

寵榮當保如昔倘以斯言未信終忘首丘之念  
恐鄙下不守以白衣從輿視之後得無悔乎此  
誠知者變禍爲福之日幸審度之無忽

上胡先生書

方孝孺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  
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  
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  
得况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况以斯文鳴  
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



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  
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  
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  
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群  
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  
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  
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  
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  
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

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  
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  
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  
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  
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  
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弥多則  
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  
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  
章聞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



其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

而學文輒為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某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為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



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我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為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為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

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為可樂始者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以獻于左右不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為狂也哉



再上胡先生書

方孝孺

其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輿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爲宜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

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禮拔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夫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尔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怨乎上是以下有不遇之歎而



上無樂善之名而其於其間獨幸而有遇焉某  
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年之前旅遊京師為  
齒甚少為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  
史公獨見許以為奇士及從公來此邦之人未  
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轉告于人  
以為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必有  
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為言於乎執事與太史  
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其豈其人哉  
可稱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為慄然懼

而怛然不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  
稱太史公之於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  
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  
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烏敢忘也然執事  
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  
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為執  
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之  
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與甚於斯時此邦之秀  
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



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柏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十淵林佑公輔二子之又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尚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某人之知所報與否

不在執事也編脩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九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不宣

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 楊守陳

倭奴僻在海島其俗徂詐而貪狠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爲中國之疥癬矣國初洪武間常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繼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譎恃挈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



張其戎噐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  
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沽國賜間有得不  
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  
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其狡詔至京師燕  
賞豐渥裊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  
得間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室廬賊  
殺蒸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  
湯視其啼號以爲笑樂捕得孕婦與衆計其孕  
之男女以剔視之覩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

者舉民之少壯與其粟吊席捲而歸巢穴城野  
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備倭之令命重帥  
恒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脩戰艦合浙東諸  
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于海表肆七八年  
間邊氓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茲者天誘  
其衷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幸其自來  
送死皆瞑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  
得間乃復稱貢而我帥遂從其請以達於朝是  
將復中其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鄞先罹



其害芟民稼穡爲之舍館浚民脂膏爲之飲食  
勞民筋力爲之役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徵而  
九歛雖鷄狗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強規  
物貨善詭婦女貂璫不之制藩臬不之問郡縣  
莫敢誰何民旣譁然不寧矣若復詔至京師則  
所過之地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鄆者乎矧山東  
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  
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  
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弊民生以通厚之者一

則欲得其嚮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避之患也  
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嚮化者矣受其貢亦  
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  
公猶致戒于其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  
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  
君子之議况今倭奴最我讐敵而於搆釁之餘  
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  
其罪不勝誅矣况我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爲  
名旣入我境而遂誅之則類於殺降小武不義



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  
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  
弊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  
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  
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  
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俟  
其復來則草薶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  
謀狡計破沮不行日月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  
能遁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質賄不

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京畿巨數千里之民舉  
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歛之苦父哺其子夫照  
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仁裔  
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究知吾國有謀  
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威舉一事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  
而幸蠻夷者爲不侔矣僕雖斬焉在衰經之中  
然不忍民之罹殃而慮國之納侮故敢布之下



執事翼采擇以聞庶少補廟謨之萬一惟執事其亮之

○與李東陽閣老書

楊一清

闕里代 告制作必多僕嘗奉求錄示計書未  
達惠已先及領教之餘益知千里神交之不安  
矣承喻書中少寒溫語伏念萬里一身心事觀  
縷所欲號於知己者何限顧 君命至重義存  
體 國惟奉職不效是懼誠不敢及其私昔人  
謂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僕志不敢希望推轂但

以故人在機軸地不於此時強自樹立豈徒爲  
明時負將不爲交游負乎病目愈勞愈劇昏昏  
如花霧中行雖奏劄亦多屬吏人口誦其間恐  
有錯落實坐此故非敢有所慢易也言之悚媿

與劉尚書璣書

黃雲

竊聞古之知己者非交游之舊而知其才德之  
謂也亦非其才德素著人皆知之而我亦知之  
之謂也才德素具而無所見人所棄也我獨取  
之人所鄙也我獨重之天機所至如九方臯之



相馬超乎驪黃牝牡之外。如卞和之識璞，別於  
珉珠燕石之中。其所以自得者，真也。豈粗於知  
而淺於識者之可及哉。雲自幼知學，見世之學  
者，局於近小，少有得焉，輒自滿足而不復求。至  
於遠大，見學之有所成就者，試於時而用，各一  
偏。有高談名理，措諸實用，則無成功。雲不自揆，  
讀書必用力於身心於天下之事。凡刑名錢穀，  
水利筭數，軍旅俎豆儀文，制度及佛老異教之  
說，莫不詳究深考，蓋以格致之功不可闕。庶幾

乎才本於學，學適於用，以殊絕豪英，自擬而歸  
宿於聖賢允蹈之地焉。今之所貴者，科甲尚，冀  
一得行其所學，展才爲用，可以霖雨川青也。豈  
意命與時違，累舉不第，後以易貢禮部，遲遲半  
年不赴，志存退隱，味道之腴，以絃歌唐虞之風  
樂，于熙皞之治，了此生矣。老父以家貧，親老不  
爲祿仕，見咎乃赴部，例授訓導，得瑞州府學。又  
遲半年方之任，學在溪山僻處，取群經子史，益  
肄窮討，遊心高明，怡神浩蕩，不求人知，人以雲



非科甲所羅爲衆棄而無所取爲衆鄙而無所  
重上官巡守至府以雲不能効世俗爲奴態奔  
走爲恭毋見訶斥望君門於九重懷親舍於千  
里上不足以報君下不足以報親忠孝徒悵感  
日之西馳嘆水之東逝迫慕景切歸心如火之  
焚矣適閣下自戶部正郎出守瑞州幸在臨蒞  
端肅之容寬弘之量平易之政仰窺其學本於  
經心融乎道趾美古之循良正言有忤於小人  
加非毀傾擠而名隨之嘗候下風講說疑義分

析至理偶有契焉又見鄙文獎借過情非素具  
才德如九方臯所相之天驥卞和所識之虹璧  
一時取於衆之所棄重於衆之所鄙雲自慶以  
閣下爲四海知己也閣下命諸生是模範內  
顧慚惶愈加鞭策訓迪諸生率之以躬行恐負  
閣下之知諸生妄以古之名世師儒見譽其實  
非也然歸養老父之情日陳於閣下達之提學  
邵副使特加異待踰於尋常不容歸養當止一  
年閣下丁內艱馬首西矣悵望秦雲墮淚殞涕



同黎庶之懷感不久而先父之訃音忽至創巨  
痛深抱終天之恨歸鄉守制絕意仕進葺先世  
弊廬居婁江之曲拙於謀生賣文爲活僅給繼  
母妻子之養荐罹饑饉親族孤嫠不忍其流亡  
時復收養以故生事益窘雲之老抱暢然自不  
覺係累年向遲暮身健氣逸思作遠遊雖歷燕  
趙望岱宗日觀吊漢楚興亡之迹荒臺廢壘徒  
生悲慨一行漫仕鴻彭蠡賢匡廬沂大江未盡  
壯觀欲探禹穴登劔閣蹴龍門窮河源瞻華岳

撫仙掌至止門中欽拜風度重叙契闊訪五陵  
豪俠縱步放牛牧馬之地詢文武之遺化酌漢  
寢唐陵而九原不可作亦足爲大快追逐楚三  
閭凌駕漢太史由是歸卧海濱寄跡耕漁盡此  
餘年戎一段奇事閣下當逆闔擅權之秋迫脇  
而出驟躋峻位此君子律之春秋之法不免責  
備賢者雲洞見閣下之心富貴功名如浮埃而  
是庠門者豈輕入水山者豈重倚哉意大步艱  
難困論無所折衷出而持危扶顛振頽綱引墜



緒為天下計或用權處變以一身當其鋒鏖免  
赤族覆宗之慘深意明智或有如雲所測識者  
人不信也及閤下在位履坦秉正公道賴以昭  
明逆閹知閤下不黨聽之求夫鴻冥鵠舉卒全  
大節保完名皦然此心可以質之鬼神俯仰天  
人而無所愧怍故曰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也彼楚狂之敖鳳豈知魯叟之泣麟哉柰山川  
迢遞不及馳書候問起居深為慚負雲自喜所  
以測識閤下之所為不繆而公論斯定則雲不  
辱為閤下之知己雲以閤下為知己今以書傾  
寫心曲塵瀆視聽所謂信於知己亦所以酬知  
已也大令嗣想娶婦生孫二令嗣真英物數十  
年想長成必作天廟器曰夜望之外竹石圖鄙  
詩奉寄有便伏乞裁答

再與何氏書

李夢陽

前書與子論文備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  
言不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先法者何也  
蓋其詩讀之若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龕者弗



雅也如月蝕詩妖遮赤道何是耳然闊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魄載魂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令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

法者爲影子而支離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占帖即太似不嫌及以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冶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揚邪此亦足以類推矣且仲默押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水亭齒齒風殿薜蘿息不一乎蓋若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矜奇不足訓也君詩



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  
音節百年萬里何其曾見而豐出也七言若剪  
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談偏見  
幸君自裁之耳君必苦讀子昂必簡詩庶獲不  
遠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不然終身野狐外道  
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悚懼

荅王監察論史書

李夢陽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惡具列不勸不  
懲不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

則首末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  
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  
縮以上五史讀者刻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  
箱而徙後之作者本乏三長竊名效方輒附筆  
削義非指南辭殊禁巒傳叙繁蕪事無斷落范  
擘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剗精剗采著力字句  
之間故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古史  
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言之妙耳下逮三司南  
北諸史遠不及擘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群手體



製混雜俗雅錯焚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  
於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  
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  
之歐無是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又移一槩抄  
謄辭義附茂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啓發展  
卷忠睡矣得其書者徃徃束之高閣僕謂諸史  
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若宿學碩  
儒才敵馬班從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弗刊  
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

嘉運昭代之景勳管豹井天私蓄素矣幸公有  
問輒吐布以聞伏俟大君子教焉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景明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  
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  
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逃德程  
缺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  
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諤之評夫空同子何有  
于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爲



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鑊而獨守尺寸僕  
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形迹  
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  
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元人  
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  
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  
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  
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者焉均謂之  
不至譬之爲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

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  
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爲  
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  
貫一音縹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  
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可以  
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  
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  
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徒鞞鐸  
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着含蓄典厚



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  
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爲柔澹  
重濁剜切以爲沉着艱詰晦塞以爲含蓄野俚  
輒積以爲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俊語亮  
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開孔  
子斯爲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  
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列而同之也取其善  
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  
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

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上曹  
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  
獨步也僕嘗謂詩又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  
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  
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  
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溺于陶謝力  
振之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  
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  
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列也故法同則語不



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爲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捏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

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火傳以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無有矣北風便冀反



復鄙說幸甚

國朝文纂第卷二十四終







原件短缺

卷25-卷40



